



廣川書跋卷第二

石鼓文辯

宋 廣川 董道

著 長樂郡 振興書 齋

世傳岐山周篆昔謂獵碣以形製考之鼓也三代之制文德書於彝鼎武事刻於鉦鼓征伐之勳表於兵鉞其制度可考後世不知先王之典禮猶有存者鑿山刻石自是昭一時功績唐世諸儒以石鼓為無所据至謂田獵之碣蓋未知古自有制也歐陽永叔疑此書不見於古逮唐迺得於韓愈韋應物以其文為雅頌亦恨不得在六經推大著說使學者肄業及之

其驚潛動螫金繩鐵索特以其書畫傳爾顧未暇倚
披其文列之部類中後世得考詳方唐之時其文隱
顯未盡缺落徵詞索事或可得之而愈應物徒知校
獵受朝宣暢威靈愴讐夷夏故愈謂此為宣王時應
物以其本出岐周故為文王鼓當時文已不辯故論
各異出也嘗考于書田獵雖歲行之至于天子大蒐
徵會諸侯施大命令則非常事也故四王二公後世
以為絕典然則宣王蒐于岐山不得無所書或史失
之其在諸侯國當各有記矣不應遂使後世無傳此
其可疑也當漢之時見號奇字如甄豐輩定作史籀

書竇蒙以為宣王獵碣而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張
懷瓘以此本攻車詩因考合前說且曰諷畋獵之所
作也愈應物其書藉之則有據矣然為諷為美其知
不得全於文義見也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
歸自奄乃大蒐于岐陽然則此當岐周則成王時矣
方楚合諸侯求大蒐禮者不知宣王嘗狩於岐以合
諸侯况小雅所美其地本東都又選車徒無大號令
則不得為盛節古者詩書不嫌同文其據以此便謂
宣王未可信也呂氏紀曰蒼頡造大篆後世知有科
斗書則謂篆為籀漢制八書有大篆又有籀書張懷

瓘以柱下史始變古文或異謂之爲篆而籀文蓋以
其名自著宣王世史所作也如此論者是大篆又與
籀異則不得以定爲史籀所書叔向曰昔成王盟諸
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蕝當時以爲重禮故後世
不得泯沒宣王蒐岐陽也遂無聞哉方成康與穆賦
頌鍾鼎之銘皆番吾之迹然則岐陽惟成王大會諸
侯則此爲番吾可知書言成湯狩于亳故後世有亳
亭宣王狩于敖其在地記則著敖亭詩曰選徒于敖
其事可以考矣周書記季於蒐狩之大皆書則合諸
侯而頌大命亦一見於成王此其可信也昔人嘗怪

自漢以往好奇者不道此書迺不得秦文若者猶得
人入錄藏之當漢號史書以刻畫奇崛蓋亦不得盡
其文則其不見道固宜獨怪愈於唐中世得之乃謂
勒勳以告萬世又恨聖人於詩不得見之石鼓之譌
自杜甫尚歎不知愈何以知其意謂編詩有遺也或
曰此成王時詩則頌聲所存聖人不應去之果有豈
不知邪曰轡之柔矣作洛皇門此周公作也詩書不
得盡見將一時所訓非理亂所繫不足施後世者不
得著也其因後代亡之亦未可知也曰子信爲成王
頌何前世未有考者則其說使人盡得信乎田蒐于

岐陽書傳再見而車攻之獵詩以爲敖此可謂無所
据乎此余考於古而知之世亦安得異吾說者知考
古而索其事自當有所得爾不待此以傳也

毛伯敦銘

龔伯宗器其子邾所作也邾以功受天子命服赤芾
彤冕黃裳鑿旂則作彝器以奉宗廟因以載其寵靈
可以求其禮也皇祐中長安民得於渭上銘曰毛伯
內門立中庭右祝邾王呼內史冊命邾王曰邾昔先
王旣命汝作邑今惟亂商乃命錫劉原父以毛伯爲
毛未古叔鄭歐陽永未書以爲据楊南仲呂大臨以

鄭爲邾說文弁作異因以爲證古字繫省雖不可盡
考然鄭則從莫不應至此而弁不從旧其文異甚不
知何以信之許慎顧野王書有鄆鄆等字呂忱謂鄆
爲周大夫名鄆爲畿內地名惟名不可以字義知之
而地邑或以爲名亦不可知然則呂忱獨以鄆爲周
人名者恐或自得有据傳曰原伯毛伯文王之子原
毛之後世爲王臣仍爲伯爵或本封絕滅食采畿內
故以采邑稱春秋時毛伯錫魯文公命說者文王子
封爲畿外之國考其時諸侯無毛國而毛叔仍文王
子其受封在滅商後今日皇考龔伯則非毛伯鄭矣

周之制食采畿內者皆以地著姓則毛伯亦其食采於毛者不必以毛國尚存而號於王畿也銘曰乃惟商亂知周之冊也周之商亂其在成王世三監之變矣然此時毛伯國未絕故知非以存其本號者然赤芾鑿旂本以錫命諸侯至于畿內之伯得以爲寵者知爲王之加賜者也

魯公尊彝銘

古篆魯旅同文劉炫謂有文在手爲魯疑不得若此其後得古文齒字傳模旣失又改爲朱字李陽冰以文當如囟蓋爲魯也祕閣有銅尊銘作囟公諸儒不

能考定或以爲鬯者非也以古文考之其書以鹵爲魯在漢猶然其作囟者蓋古者簡質其省文亦自有据宜世不得而知學者每謂諸侯不得祭天子而魯獨用天子禮樂二戴爲書謂其說可信至于非二王後而得稱公此周之所以崇魯也故魯公拜後不以爲過蓋自周公時伯禽稱魯公矣今考此銘合於禮書其尊彝則自有制也

龔伯尊彝銘

龔伯尊彝臨江劉原父得於長安制形類敦而大其重若干其容若干附耳爲奇獸口圍上周以回文下

畫爲雲氣以禮考之罍也用之廟獻其上列尊彝故
刻銘以此彝尊自是二物有彝則有舟有尊則有罍
其制如此虞之制宗器自宜有序則彝尊罍以次列
矣其銘曰彝尊舉其大也傳曰彝卣罍器也又曰彝
爲上尊卣爲中罍爲下形如壺大受一斛但此器亡
其尊彝惟罍存爾考于禮書義象著壺大山尊也鷄
鳥斝黃鳥雌此彝也若罍則一矣其制皆爲雲雷狀
其上飾以回下飾以雲回爲古文雷字故以鷄彝盛
明水以鳥彝盛鬱鬯以犧尊盛醴齊宗廟七獻二裸
爲尊不飲朝踐尸飲五獻卿卽天子與上公同九獻

二裸爲尊則尸飲七可以獻諸臣故子男則五獻是
尸飲三可以獻卿大夫三獻無二裸直有醕音印尸三

獻故王醕尸因朝踐之尊醴齊后醕尸用饋獻之尊

盞齊其臣卑尸酢賓長卽周罍尊禮曰廟堂之上罍

尊在阼犧尊在西然則古人自以罍彝尊同名蓋相

序以成禮也古廷說罍諸臣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

大二石金飾口耳其自諸侯卿大夫則無金飾也韓

子曰罍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其

說雖然異今世所見惟銅則其說或可信龔伯尊彝

考於禮則大夫制也其稱蓋公原父以爲非謚所見

且古文益作坎卦自隸書始變而今文或異然古益音益爲益自當以古文定也異顧野王曰大也乙憲翻篆文異與願同古文作醜自當從篆

叔繚鼎銘繚音鑿

叔繚作鼎考其制形則宗器也銘曰二十有三年王在宗周王命叔繚余考於書周既營成周以居商民而以王城爲周京卜宅土中復歸西周故周官曰王還在豐多方曰王在宗周其後十一世犬戎攻宗周而平王始遷故黍離閔宗周宮廟之廢周自是不復居宗周矣其曰王在宗周則知其幽王之前可以

考也史自共味前其世數最長而可知者穆王在位五十五年昭王雖不見居位歲月然穆王五十受命改元則知昭王在位之年久也昭穆皆有二十三年則叔繚作器蓋在二王之世矣銘之所書有鼎彝尊鼎蓋宗廟之器說者以木楠貫鼎而舉之謂鼎然易之鼎象則爲金鉉豈叔繚之鼎以爲金鼎者耶尊彝有六其器也則用本朝踐獻踐不可考也三代鼎彝有銘多矣而曰霈終者今見於此夔鼎之銘又曰霈始霈終古者以霈爲善其文與今同此其謂善頌者也

霈音密覆鼎者也霈音零夔音

伯庶父尊敦銘

劉原父得古敦其銘曰伯庶父作王姑周姜尊敦世或疑舟爲丹又以爲井者其文可考朱鮪集字舟爲古文周字顧野王謂舟爲周詩言舟人之子則周也古文不一其體減增上下隨其形異不能盡以點畫校也如伯庶父伯郭父鼎上下二體文皆異也此猶可以參考至寧爲丁丁爲丁省文示意豈可盡求於點畫間耶庶父知爲名矣以尊敦求其制其爲有蓋飾者豈庶臣得用哉知周無丹氏井氏列于侯國者舟也齊在周爲大國世與姬爲媾以國聘者在名則

爲太姜少姜在謚則爲文姜宣姜穆姜在國則爲齊姜晉姜衛姜蓋以國繫姓者不特諸侯之國其在大夫以采地著者猶稱得之然則其謂周姜者可以知也周之世諸侯無以周爲謚者王畿周公則得號之其他非王子弟母妻則其君王后也伯庶父於書不可考然謂吾之姑者知其爲姪矣禮有王父母無王姑其以大稱者或得號而兼之知伯庶父爲齊子也或疑爲王之姑者則以周爲謚矣若王之姑姊妹則爲姬氏或當以異姓爲姑姊妹者又非周制也尊敦失其蓋不知形制所本然文飾備盡至于揜也尊敦

上分趾皆作獸形此其為有為飾者也惟諸侯則得用之

商洛鼎銘

此鼎制甚大校以今太府權量為斤若干其容若干銘曰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雖公誠作尊鼎原父以下為寧其說是也周既都洛而以成周為下宮所以異宗周也誠周古史考曰周公營作下都則今洛陽何休曰周成王所都也其曰十四月者蔡君謨嘗疑之此蓋自王之即位通數其月爾或謂周之十四月為夏之二月元命苞曰夏以十三月為正故

管子有十三月令人之魯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之語如此自是古人書時不必月嗣君未改年以月數計之邢子牙曰四十二月之科一依恒式彼自其君即位後以月為數其時則已再改年矣蓋猶用古制服制小傳盡書以月此正未成君之制故昔人謂時王未改年者其說之

盃銘盃音木

伯王穀子作寶盃其制異哉禮學未嘗考也昔許慎以盃為調味器顧野王直以盃為味陸灋言以盃為調五味鑊蓋自周官儀禮竄失本文後俗襲誤莫知

所本也今考於書則以鑊爲鑊而以鑊爲甕甕爲器
盆之大者盥則小於盆而同制矣則盥不可謂鑊孫
強亦以盥爲大鑊又曰鑊大鼎也劉臻呂忱以鑊爲
大鍾皆非有據少牢饋食禮曰羹定雖人陳鼎五三
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而禮經改盥爲鑊
則失其制久矣灋言雖能辯其名而不知鑊非可用
割烹則亦誤也古之饗祭饗在廟門之東故初陳鼎
於盥西後陳鼎於阼階饗爲竈盥卽煮薦體之器也
升食者自盥以受於鼎鼎陳阼階則薦食於上矣故
寶鼎曰胥音征寶俎曰載音至肩臂臠謂之前體膊胙謂

之後體正挺橫脊謂之體薦短正代脅謂之體解故
體各異盥盥別一鼎盥中肉熟各升於鼎故取於盥
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然後可以饗可以薦熟禮之
成也後世不知俎鼎之制雖具簠簋籩豆有事於祭
祀有司庀事謹守舊文而器名物體皆不能辯則盥
廢已久其名又改尚得求其制而用耶

史伯碩父鼎銘

史伯碩父鼎二至和元年虢州得之嘗命校其權量
所極并其形制圖焉其一高尺有七寸八分深尺有
一寸二分徑尺有六寸九分受一柘二斗重若干其

二高尺有六寸五分深尺有八分徑一尺五寸八分
 其受一柘重若干銘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巳子史伯
 碩父追孝於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凡四十三
 字其六字刻缺不可識或謂支干相配五行無巳子
 也余按商兄癸彝為丁子周戡作乙子其類甚多蓋
 以剛日柔日相配而制器之日用剛則以柔配之用
 柔則亦以剛為配之五行之用然也戊巳為土戊為
 土生巳為土滅剛日不用而以巳配者蓋用其剛必
 即柔以成之今術家猶然在甲子六年正月朔當辛
 未則八月一日朔當戊子然碩父正宣王時其曰史

伯則史臣而位大夫者故得作宗器以薦祖廟班固
 以史伯為厲王世昔鄭桓公宣王司徒問國於司伯
 則不得為在厲王時矣今官庫有史頴鼎銘同其皇
 考舟母或以碩父為頴字者雖然必與其字為配至
 其作宗器於廟則不得以字著也頴或與碩父為兄
 弟此不可得知矣今鼎二以釐仲為皇考而以舟母
 為王母釐蓋其王父則以舟為王母其周女也稱王
 父以皇考則周固有之矣古之為史者書傳直以名
 配之而不著姓此其世代不得考也然銘有用靳綽
 縮眉壽或為說曰縮如祈天永命綽如垂裕後昆以

其書考之恐不盡得其文古人於書直有不可意得者况以秦文考之耶

鉅仲寶篋銘

古人制灋其書已亡不可得考今惟幸其器時有存者可以察也京兆民得古器爲銅方匣其大若干其深若干文飾繁縟世不可考以灋數惟其銘曰鉅仲作寶匣劉原父釋曰寶醫醫於禮爲積凡所以盛弓弩矢也而方中矢字又不與古文合不知何据而言也今考篆文集字當作匱其書尚與篆合古文匱不從竹後人因之從竹者誤也小篆雖秦文然亦存古

古文不廢其同者甚衆若匱從夾其文可以得矣惟方字爲古文然小篆自不從竹其用竹者或體也或疑篋未有範銅爲之此猶以從竹爲古之器矣嘗見諸書說金箱石篋無不備也延康中上黨抱犢山功曹李及於巖得書四十卷盛以金箱然箱篋以載而藏之爲名用金用竹隨其所爲也豈但盡用竹哉鉅之忍翻訓曰弓強也余以自漢以後諸書考之集古以爲張仲誤也

鉅仲寶匱銘

上方所藏旅篋至衆獨無旅篋呂氏考古圖所載備

矣大抵皆簋也昔嘗考其銘切有疑於此矣簋簋古
 人共用之器也雖廢棄已久不應獨存簋而無簋家
 藏所得不應盡藏旅簋以故世不得其制禮家乃為
 一器但方圓異爾嘗見紀城得器方圓雖異大抵類
 桶惟蓋為龜此古醫之制大觀元年劉仲馮以其家
 藏古器上之適余在館始畫模其銘併得原父釋考
 之其曰弭仲寶醫原父固以為張仲所作器也匱又
 作醫於計反余按弭伯之器既曰匱也今而則又以匱
 為醫其說異也考其文方中作赤以古校之則為醫
 與簋同其文古也後世禮學既廢簋簋之制尤失至

以方圓論辨而不知天子諸侯卿大夫異制苟為傳
 誤襲謬方且守之不議何也

杜孺鋪孺音如

禮器無鋪古者陳獸謂鋪以金飾物亦謂之鋪說者
 以其形制類豆疑古又有此器也余考簋从甫自古
 文如此然其以金為之或從金此不足怪也或曰簋
 稻梁器也漢之釋禮經方曰簋圓曰簋簋內圓外方
 簋內方外圓余切疑漢人不知何所据耶古器存於
 今者簋不圓則簋不方可知矣今日鋪尊則以簋為
 尊受飯為簋受飲為尊以受飯之器為飲之器則其

制固宜異矣

方甗銘

李氏甗無秭銘曰方虜或疑其制余爲考之古者謂
鼎上下大小若臚音甗曰甗音甗亦煮器類甗古文作虜
今仲信父之銘則作甗知字有兼存古人用之不一
其制矣紀有甗齊晉以爲重器然其用不過行於饗
食今舉國爲重號於天下則必有異者將國君之器
自異而紀侯之甗則又其尤異者也

紀城敦銘

紀城在齊之東古裂繻之國齊桓公旣滅之矣崇寧

元年民有得古器數十於城者惟敦之制異其大若
盤可受今二斗二升昔嘗考之鄭康成以敦爲槃類
賈公彥曰以木爲之今世所得古敦制形大類鼎鬲
鬲甗乃知其說異也盟會玉敦當以玉爲之不在飾
也且祭祀之時有黍稷故以敦盛黍稷若合諸侯盟
誓則不用黍稷矣故敦中盛血夫以銅爲敦用以烹
飪也則其制宜與鼎鬲類若以玉爲敦則不可以爨
矣當謂有待於盛血者是也然則其形制自當相類
不然則不可以敦名也

廣川書跋卷第二終

廣川書跋卷第三

宋 廣川 董道 著

周姜敦銘

伯百父作周姜尊敦其器無文飾則自命士以上得用殆與秦漢器無以異也周之世齊姓重天下故當時語曰姬姜觀原父所得敦三皆為姜氏則世以為貴姓可知周之諸侯與大夫卿蓋無以周謚者惟伯禽弟守采地居王之畿內世以周自別後世如宰周公類可以考也其謂姜則王畿之公也或言王之支庶子弟亦得以周號者且王子弟則或自有封矣支

子分屬王畿者則以采地著其受姓名氏則子孫各以其姓自顯蓋不以周自稱知彼既別於周矣平王之子封汝川初以周爲氏此其以周著者古之宗廟不出四封然得自長安知非汝川之周也

晉姜鼎銘

晉姜鼎以今權量校之其重若干其容若干以合周律當爲權若干爲量若干周自中世天子不得考度量協彝器侯國得自爲制則當晉國不知其爲權量輕重多寡也銘曰維王十月乙亥晉姜曰余維嗣先始君晉邦余不敢荒寧知其爲晉鼎矣然則其謂晉

姜則齊女也春秋時齊歸晉女者獻公則齊姜文公則大姜平公則少姜其在春秋前則穆侯夫人書傳雖間有遺缺不得盡見然其著者此齊少姜蚤死齊姜不得主祀穆夫人不盡穆侯世惟文公夫人當襄公世猶不棄祀事疑此大姜鼎也聖人作春秋於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正端故舊史以示成法今晉人作鼎則曰王矣是當時諸國皆以尊王正爲法不獨魯也考於禮制鼎者或以宴享亦或以饗祭其數亦異矣故有正鼎者謂牛羊豕魚膾腸胃膚也其在羞鼎則腳臄臄矣蓋食禮無膚祭禮則有之故其

大者為膚鼎惟鼎則享備體也晉姜之作殆膚鼎謂

耶膾音昔乾肉也脚音香牛臄也臄音熏羊臄也臄音寮豕臄也見內則

孔文父飲鼎銘

飲古飲字

孔文父鼎其制異也昔呂大臨嘗疑之謂制度蓋尊壺之屬而銘謂之鼎余嘗考之有足為尊而著尊無足魯公方鼎銘為尊彝敦必三足如鼎而伯夷父敦則足如杆彝卣同器而父癸彝實為方鼎夫鼎之大亨謂以木吳火然旅鼎陪鼎雖不受爨有亨養之道故鼎以有載也且有請舉而行也受食為食鼎受飲為飲鼎食飲之異重醴稻醴清酒黍醴清酒梁醴則

致飲於賓客豈無器而節厚薄之齊哉春秋傳曰尊以魯壺此器為似其謂之鼎豈醫馳糟蓋有火齊而節之謂耶醫於已切馳音移

大夫始鼎

大夫始鼎其銘曰惟三月初吉壬寅王在味宮大夫始錫作彝又曰王在辟宮獻工錫彝錫章又曰大夫始叙古敢字對揚天子休用作文考寶鼎孫孫子子永寶用按禮四命受器則上大夫也故冊祝於錫命將之博士呂大臨問曰古者受命作器祝冊命書必載之宗彝子孫寶用惟永永無怠以無忘其初古人於

此以侈大王靈而著昭寵其章大矣又以告後之人其以致戒者此以禮乎取之何哉余曰此神之約也自商以上則不別於此矣夫與神約者非必命祀郊社羣望以盟詛而存也蓋以祖宗為祀而求使子孫不廢用享者此與神約者也故大約劑書於宗彝使神監焉使人畏敬不敢違也故不能守其約而廢器者其刑墨公法治之此其為約也先儒以彝為宗廟六彝蓋尊之制爾余謂凡宗廟常器皆宗彝也虞氏京彝至周分為二者豈可以宗彝盡宗廟之制哉今考古器存者鼎敦尊鬲等衆矣皆著銘曰彝則宗廟

之器其常用者皆得銘之矣不必謂六彝之所書也

宋公經鍾銘

經音莖

崇寧三年應天府得古鍾六於崇福院其一為黃鍾之宮高一尺四寸八分鈕高四寸兩舞距一尺四寸半橫一尺三分兩欒距一尺六寸八分橫一尺有二寸其二為大呂之角高一尺三寸四分鈕高四寸一分兩舞距一尺三寸五分橫一尺兩欒距一尺六寸三分橫一尺一寸五分其三太簇之徵高一尺二寸八分鈕高三寸九分兩舞距一尺三寸二分橫九寸二分兩欒距一尺六寸其四夾鍾之商高一尺二寸

七分鈕高四寸兩舞距一尺二寸三分橫八寸八分
兩樂距一尺四寸橫有二寸八分其五古洗之羽高
一尺一寸五分鈕高三寸八分兩舞距一尺五分橫
八寸兩樂距尺有二寸三分橫九寸三分其六 缺

銘曰宋公成之誥鍾按史記平公名成
當周簡王時共公卒華元魚石立少子成是爲平公
立四十四年當魯昭公時見書春秋宋本商後而商
出自帝顓頊當高陽氏之世樂號六莖今考于書曰

誥樂名其字與莖同列子以爲莖其實一也宋均曰
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此說恐不然古人以英爲華
以莖爲實高辛氏旣發其英則高陽氏實之于莖所
以反本流根以宣暢其味氣使天下咸得而遂焉夫
是故以名云當周之世樂用六代獨不見英莖之作
於時疑宋爲商後于其國而用之以存其禮樂茲故
得而作也嘗考之襄公世作商頌以祀成湯故閔馬
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其輯
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夫以校而輯之則考父
所作也太史遷曰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

大夫正考父美之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作商頌
 韓詩章句曰商頌美襄公作也馬昭曰宋為殷後郊
 祭天以契配于郊冥者異於先王故詩詠契之德宋
 無園丘之禮惟以郊為大祭且欲別之于夏禘故曰
 大禘夫能祀契湯商宗有道則其臣宜作頌歌以薦
 之廟是宋用商之禮樂其作頌者無可怪也考其詩
 大禘春初則祭用殷也食嘗有樂則禮用殷也錯衡
 三等同之非周制也鞀鼓楹貫於宣王時考父效之
 如考父不作頌且謂晞尹吉甫者何哉余故謂頌成
 湯作莖樂則宋之制得以考矣天子方作大成樂以

紹百王絕業故嘗求鍾之制不得周之舊鍾存者衆
 矣側古垂則音陞音而不應橫貫則扶搖而不得定
 考擊備設則震掉而或不得盡其音聲有司患之翌
 日制詔丞相御史以輕鍾為正故金鍾得調焉乃下
 詔曰得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非天相之其能盡感
 德之事哉

宋君夫人餼飭鼎餼音健

余既為編修官畢完書宋公緜之鼎矣蓋餼為人珍
 或曰有菜之鼎也翌日校書郎黃伯思持宋君夫人
 餼飭鼎以問君與夫人並為餼鼎此何制也余曰古

五比書考卷之十一
者祭祀饗食饋羞薦獻各有制不得相亂則饋餼鼎
用於房中之羞此夫人之禮也少牢曰主人酬尸宰
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故君與夫人宜各
有饋也餼在禮爲糝食糝一爲菜烝牛羊豕糝稻爲
餌音則糝以相參爲名自是別鼎呂氏圖曰飪於字
書不見疑爲劔蓋古劔爲餅此以書名求之非也夫
人羹謂之劔劔澣也其可謂之餼哉古文臂鏜爲鈇
似鍾而長頸爲飪飪鼎有蓋不得形制疑鼎長頸者
也

餼鼎銘

祕閣至味舊鼎其銘曰宋公緜餼鼎少監羅畸摹其
款識以問廣川董某曰史記宋世家無公諱緜者豈
宋自爲謚或以菜地舉耶某曰周公惟二王後稱公
而微子啓實封於宋宋非畿內地且不爲謚其曰宋
公果商嗣也竹書有宋景公緜而史爲頭曼孫炎以
緜爲頭曼合聲以辨周秦之語今考班固漢書猶有
兜緜蓋亦著其聲如此或曰餼鼎食鼎也今飪鼎亦
曰餼者用以饗食其禮異乎曰古者天子諸侯食禮
鼎俎各有數故有左鼎陪鼎特鼎然謂餼鼎者糝鼎
也傳曰糝謂之餼又曰筍之爲菜則餼也古謂八珍

漢儒論者以八珍有肝膾音遼無糝鄭康成考于周謂
糝在八珍中而周官筍俎與此自異故薦食不同古
之食饗若糝有菜則入八珍不須肝膾若糝無菜則
入羞豆今直曰餼鼎則糝有菜之鼎也

宋公寶簋銘

河南王氏得銅簋六其制各異銘曰宋公作寶簋或
疑其器一時而制不同將無所考於禮耶蓋禮則有
之後世不得其制而但守一物而為据者鮮或不亂
於禮也元豐三年詔禮官考据典禮定為奉祀禮文
其書大備禮官請依古作簋簋器上難其事謂禮制

無明憲今偶得一器即用為据古之禮豈盡此一器
嗚呼昭鑑遠矣今考宋公簋知禮器未可以一而据
也

邛仲頽盤銘頽音誨

邛仲之子伯弋作頽盤銘曰惟正月初吉丁亥邛仲
之子伯弋自作頽盤用斲糜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
永寶用之昔人以初吉為疑蓋古人以王為則其
為正可知按說文頽作沫馬融曰頽面器也傳曰洗
手謂之洮洗面謂之醜音晦古之事親者垢燂音尋湯請
醜頽與醜同古今文異也邛中菜地當周畿內疑為

王子弟古有珣疏卽其後也余怪古人於用器自期眉壽欲子孫永永用之不窮不知後世子孫不憚口澤者能朝夕用乎或謂父嗣如此至子孫之嗣不得用此也

周舉鼎銘

高九寸二分深五寸九分口徑八寸二分容一斗六升二合重十四斤十

兩

祕閣既定作古器圖并考論其制上之或以問曰丹爲古文舉此爲舉鼎謂可舉耶且三代之器言舉者衆矣已爵爲舉丁卣爲舉凡可舉以進者謂得名之今按此鼎銘舉其器非爵可舉而大且容斗六升重

十四斤其得舉哉曰晉平公有臣杜舉酌公以罰又罰其二臣且自酌也後之爲制者設之于庭以待直言晉謂杜舉其後改爲百獸尊設于庭以示百官其昭大矣不必爲一爵而存也蓋因名而得以有作矣然制器簡古文字特異蓋晉之當世或其後人所作以示於衆非秦漢之君所爲也觀古之制器類有所本而揚學洗觶音智一時有見乃傳後世不忘况其器猶傳此其可貴者豈偶然一古物供耳目之玩好哉余願得附其言於此竊有慕於古焉

癸舉器

新平張氏得古銅物或以爲觚其容三升則當古之一斗余知非觚之制矣銘曰癸舉以癸爲名疑爲商之時而器乃周之制矣其形範與觚異者以無四隅而廉稜皆廢不得爲觚傳曰觚之爲觚以有觚爲廉不爲廉者非觚也或謂舉器名疑古人之制名者也曰癸爲名矣而舉又爲名定誰名耶今鼎有舉爵亦有舉謂可舉也昔杜蕢揚觶其實爲觶後世以爲舉者本此或古人以自有舉於書不可得考燕禮主尊觚于篚古文觶爲觶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作觶鄭康成曰古書或作角旁氏則與觶相近學者多以其形制索之知周物也

亶甲觚

始余得亶甲城觚其高八寸四分容一升考其制蓋古所謂觶也又得李氏觚高一尺一分其容六合無壇宇廉隅其足爲四象考制則觚也梓人曰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爲一升禮家於此疑矣考於古器無有合也昔韓嬰謂一升曰

爵二升曰觚三升曰斝如此則觚定二升斝定三升古者權量三杯當今之一則其容六合李氏之觚是也若匱甲城所得校之周量三升有奇則當為斝矣傳曰觚之為觚者以有觚也今匱甲器無觚與斝得以觚名矣昔鄭氏謂梓人之觚字當為觶觶與斝同制則其言是也禮器制度曰觚大二升斝大三升饋食禮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長兄弟洗觚為加爵則觚倍於爵其實當二升古之論者盡如此余是以知梓人之書誤也

齊豆銘

考器之形知為豆矣而曰齊豆呂氏以銘得之曰作太公郭公孝公豆蓋齊世家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始立如郭公以下三世至孝公始見於史記去呂伋十四世矣今考齊世家無郭公曰考公則其世數甚遠雖一豆之薦不如是遍於宗廟然自一時作器書以有別不知諸侯享廟其得至十四世邪當周之時秦有太公其後世為孝公田氏亦有太公而後世無以孝公為謚者雖世有相類然以太公號求之孝公皆遠在十世後不可考也

蠶鼎

祕閣有舊鼎祥符初齊郡王上之其銘作蠆形余以書傳校之疑為公子蠆也春秋時如鄭厲魯公孫與陳祥之族雖皆以蠆制名然自昔古器得者多子尾所為自送女器不苟作皆考合禮經存當時制度知子尾為器真衆且不勝舉也舉古之為書者盡於象形傳曰書者畫也故凡有形之物必寓之象至無形不可以象類得者然後寓之意而會焉意不能會而形類隨變則轉注以相授指事以相辨諧聲以相協故知字本象形立且曰孳乳以象生也其變於此者形不足盡然後廣取以備物各有本也許氏說文解

字雖本秦篆然蠆之字猶為象形蓋秦人改書文以作故其原亦本古字惟點畫少變服虔曰蠆長尾謂之蠆特其尾之名爾又曰蠆毒傷人曰蛆張別切則蠆其毒之及人者也今既以蛆為蠅種則不復以螯為蛆矣以蠆尾為蠆則還以蠆為異文宜其古字廢也

其鼎

余考此鼎無銘識有刻在蓋曰甘以書文考於古在篆為箕在籀為其在古文為其然未少異也刻畫朴古款識深重與蠆鼎相類書至精工非後世書篆家可識自漢以來功力漸改無復款文如三代時故悉

刻鑿為之今視其文如木蠹蟲行以此知為周秦間寶器也嘗考于古齊公孫竈生樂施字子其至其後世以王父字為氏故漢有况其古者廟器以名宴器以字此其為燕器者與樂施氏嘗作此器後世守之不廢按其籍至味中齊郡上之齊無其姓與名可索而知也今考古文孝經其為尊古文老子其為示或體為尊王存又為丌古書亦無為甘者惟顧野王以甘為箕後世共疑於此林罕以甘為其蓋本鼎銘以考書法當古文廢絕後罕能以古學自考不徒爾也昔走作寶味鍾銘與李姜飲孟及石鼓皆从甘為其

則林之說是也今人不知古字或議罕不能据古而自多臆說觀鼎篆所存乃與罕合孰謂不知而妄有作也

王子吳飲音于

潞國文公守京兆得鼎其銘曰惟正月初吉丁亥王子吳擇其吉金自作飲音于其糜壽無疆子子孫孫水寶用之書家考古謂無音于而音于見三蒼知為鼎也古者以尊壺受酒而鼎亦屢見取用一時以得為之余見古器眾矣非宗彝以祀則其功庸所在故有銘也計功稱伐於此乎陳之矣曰自作飲音于蓋惟宴私用

之抱朴子以辱金不可用以為藥且為器皆有避然擇吉金是慎其所養也古者敦竿卮匜非餒莫敢用之又以口擇不可用器而謂子孫永寶用之其何据取意者用以為享乎或以此戒之可得銘也

寶龢鍾銘

高八寸一分衡甬高四寸四分兩舞距高七寸七分橫五寸五分兩欒距八寸九分橫六寸六分重十斤五兩

祕閣寶龢鍾銘曰走作朕皇祖文考寶龢鍾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呂氏說曰太史公稱牛馬走其後班固蔡邕亦皆以走自見於書蓋卑以自謂託於此也或謂託於下走自漢如此周人未嘗有此嘗

考之夫以宗器薦之祖廟宜刻名以自列其曰走為賤稱非言懼名禮此昔人所慎也走自是著名以別支子况於子孫其可以名廢耶古人於書走足走足同文在今其有据者如此又如不可据者尚多此皆未有可考也禮官曰銘稱皇祖文考謂祖文王也世數雖遠蓋推本原不然昔人衛莊公曰皇祖文王烈祖康未文祖襄公古人稱文祖文考不必舉謚如襄公曰文祖則可以考矣豈必文王之子而謂文考以其皇稱考又不可附其說古器刻銘若賡作文考

尊師龢音余作文考彝哉音職作文考敦豈皆以文王享

乎且諸侯不可得通天子其得通天下而享之非周制也

寶龡鍾

寶龡鍾二與前一器同制禮官考其權量度數高七寸五分衡甬高四寸二分兩舞相距七分橫五寸三分四樂相距八寸四分橫六寸重十三斤十二兩以今太府法制求之如此其鍾以雙鳳飾又其旁刻字作鳳形若鳥鍾飾鳥爲名舊號鳳鍾古著字本象形故凡有鳥之物必寫象以見欲其有識也至於形不可得與無形象而可求則凡有意可會有事可指皆

爲別類以見若其事可假其聲可諧其意可轉而相授皆字之變也嘗考古文鳳字但畫鳳尾爲之小篆轉以爲朋司馬彪曰鵬者鳳也然則鳳形爲銘知爲鳳也或曰周之興鸞鸞鳴於岐陽疑周人著瑞以示後世此余不得而知也

號州古鍾銘

號州所上古鍾其高三尺二寸有奇口徑八寸三釐其頂頸一尺六寸銘曰王叔伯高作其字摩滅不可復識皇祐三年改造樂律內出古鍾命有司考詳聲韻安定胡瑗得古鍾四參定出尺度明年樂成還之

御府迺俾工圖之因得其名以傳廣川董某書其後
曰考鍾之制於古有稽其度量或不能合者又往往
其器皆出三代有識可證蓋書之亡失不能備盡則
器之幸存猶有明訓是不可按圖而盡也今考其制
在上無枚其擊無隧銑甬雖備而祛鼓不辨有舞外
承有衡上剡無旋蟲繞獸以飾其外此其異于經也
故曰中者為宮其大為鑄圍如碓頭大上小下曰錞
如鍾為饒如鈴為鐸此古人所用以咏樂者也今其
制則然矣此殆周人所謂錞于者耶故曰以金錞咏
鼓于寶謂去地一尺灌之以水又以其器盛水於下

以芒當心跪注以手震芒其聲如雷嘗寶之世其器
與灋猶世習之不廢故得備剡於此宜其考擊不受
而無鑑隧也漢什邾縣段祖得鍾高三尺二寸六分
圍三尺四寸圍如甬史臣不能盡考故書如此不知
其器可考亦異此說矣方後周時本主斗以窠度則
蔡邕古龠合校晉前尺大一寸八釐其灋與今黍尺
適等則徑至八寸有奇者以徑一圍三校之當三尺
四寸矣此或周節樂之器也

景鍾銘

御府藏大鍾不知其出何時銘曰景鍾景祐中諸儒

議樂出自上方參考度量初得其器圖之其高三尺
二寸徑一尺二寸其下刻識皆滅沒不可辨或曰此
古景鍾也有功則銘其上古人貴於書名金石謂此
也後世鑄金之功既廢世或不能知其制矣管子曰
黃帝作五鍾以正五聲所以分五行也而有景鍾自
是寶器若夫晉人之銘魏顥自爲晉景公鍾不知其
制與古同異許慎辨鍾爲酒器而鐘爲樂鍾今考景
鍾味鍾其銘皆作鍾不從童也惟寶味鍾作鐘是知
古人於此不一其書矣當漢世書文已譌而鍾鼎或
藏厚地堙冢間未出慎不得見之故論書如此

銅敦銘

楊氏圖古器有銅敦銘曰宰辟父古周立王冊命周
周頓首奉揚王休命用作文考寶敦其制與周姜敦
異蓋圓不作龜形亦無刻飾著耳附腹不與簠簋形
同亦不爲蟲獸狀而揜至上飾畫雷文今既受命於
王爲文考廟器此必考於制度不敢遺舊章也其制
如此者疑禮文檄古散字缺不能盡考傳禮曰有虞氏
之敦周士制得用之又曰諸侯飾以象大夫刻以龜
天子飾以玉而還象其形則敦雖通於上下惟其刻
飾異爾豈其爲此圖者不識當時蟲獸文而誤爲草

木之英華者邪周之世有太宰內宰宰夫在禮在春
秋皆書曰宰若宰周公宰孔父宰文公宰皆官也譙
周曰成王作辟宮其言王在於此則既異于夷宮武
宮矣蓋王之灋宮也肆命王臣必親卽辟宮則其禮
重矣錫戈瑠璚菜絲衣此命大夫賜非士得受之其
制則與禮不合蓋享敦祭敦制度不同故上得以兼
下其形制則亦已辨矣

臨淄戟銘

或得戟於臨淄故城趙氏售之臨淄故全齊以兵威
雄四方征戰不息其兵器堅固宜有傳於後其銘

曰闕書文猶爲科斗形蓋周之未衰也戟有鉤其曲
甚利或謂予戟以衝陷入物洞胸貫腋以利相尚今
其狀如鈎旁出而內向者此於用不亦廢哉豈爲鏃
者固如此耶余嘗讀字林鏃平底也蓋矛亦銅也進
戈者前其鏃進矛戟者前其鏃銳底曰鏃平底曰鏃
以其平底鏃地故謂鏃則鏃者戟之末其與戟並存
也昔欒樂乘槐木而覆或以戟鈎之斷肘而死王何
以擊予之斷其右肩齊氏以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
之斷肱古者戈戟之屬之爲勾兵酋矛之屬爲刺兵
蓋戟有胡矛戟有句援句兵堅者在後刺兵堅者在

前則戟有堅其重則句牽者所用也昔楚授師了焉以伐隨故曰句子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子或謂之鏃音移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其大者謂之曼胡其曲者謂之句戈子曼胡今見古戟有無刃而句者此其異也

延陵墓字

延陵季子墓字世傳仲尼書今入淳化官帖中其字如書簡牘不類豐碑石柱上所刻也而書亦少異於籀文疑當吳季子時書文宜盡從籀學不得所有異同又夫子未嘗至吳其書是非不可考也唐人於季

氏墓刻此十字張從申書其後而籀字極大不知一書而傳於世者大小不同此意誰當其傳哉李陽冰書篆奄數百年人常謂初學嶧山碑後見仲尼書季札墓字便變化開合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是陽冰所從得法不可謂非古也此當自有妙處今人不到陽冰地安能議其是非所極哉

佳城銘

葛洪雜記序夏侯嬰得佳城銘世無知者惟秦博士叔孫通能讀其文此科斗書也後世疑自孝惠時推三千年當在洪荒之世蓋未有書契今其文乃與秦

小篆相類嘗考其銘此殆有數存者如大同古銘其事亦可推也後人不知世紀惟史記爲據史記年自黃帝至堯舜纔二百年以世紀推次中間相授幾數千年矣史特舉其至顯者失其序不能盡通然與佳城銘類故甄豐定爲六書一曰古文則魯壁書與此銘矣是時傳者不可謂無据昔臨淄得桐棺前牒外隱起爲銘齊太公六世孫胡公惟三字是古文餘同漢隸乃知書文相變不能逃古但數窮卽改自然相合蓋惟中本有因變以出是夙智分也知釋氏海藏傳經千佛同說則知此矣

廣川書跋第三

終

